

續資治通鑑綱目

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7	
冊數	107 (84)		
函號	圖	6	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五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甲申宋仁宗慶曆四年
盡癸卯宋仁宗嘉祐八年 凡二十年

申甲四年春正月帝復御經筵

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
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
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爲先王
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爲之世臣
愚以爲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於是復
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卿等

學

主德

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

發明

人主不可一日不學仁宗因西鄙多故遂罷進講經筵久曠于茲有年昔

漢光武受命中興東西誅戰不遑寧處而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帝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遊意經義茲以西方小警久廢進講之規失之甚矣蓋自即位之初書御經筵至是垂二十年僅克再見豈不深可惜哉故書復御既喜之而又譏之也

荆王元儼卒

賢

元儼太宗第八子廣穎豐頤嚴毅不可犯天下崇憚之名聞外夷呼為八大王遼人入使必問王安否及所在莊獻臨朝自以屬尊望重恐為太后所忌深自沉晦既有疾帝親視之屏人與語所對皆忠言至是卒有司以年歲不利財用方困請緩葬期范仲淹言荆王太宗愛子真宗愛弟屢被讒惑陛下仁聖力能保全豈忍送葬之際却惜財利而廢典禮請賜內藏庫金帛備葬事帝從之

發明

書曰荆王元儼卒者為天下得人之惜也

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

教

通鑑綱目

宋仁宗慶曆四年

續編

先試策問
重經濟也
惜今不然

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廣義

分註載宋祁之論即三代取士之法備書於冊其美可知

契丹党項諸部叛附于夏

元昊侵党項契丹遣使讓之元昊不聽党項等部及夾山部落呆兒族八百戶與山西部族節度使屈烈皆叛契丹降于元昊

宐州蠻歐希範作亂討平之○夏四月作太學

五月帝謁孔子

教

判國子監王拱辰田况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上之法盛矣而國子監纔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為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講殿既備帝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式

發明

善治天下者莫大乎育賢才而崇先哲育賢才則得人以資國家之用崇

先哲則褒善以為斯道之倡此皆治天下之善政而王者之盛心焉仁宗自三月詔天下立學行科舉新法則育賢才之道著于是月作太學謁孔子則崇先哲之義隆其所以培植國本振作斯文而為有宋盛德守文之主豈不從可見哉綱目特舉而備書之其予之意有在矣

廣義

書曰帝謁孔子所以著仁宗尊師重道之美

契丹伐党項夏人救之

發明

聲罪致討曰伐党項契丹之藩服既書叛以正其罪於前復書伐以定其

罪於後、夏人納叛不為無罪、故書救者、非善詞也、所以惡其助逆之非耳、美惡不嫌

同詞、其義自見

○元昊復遣使來上表

元昊遣使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栲栳鎌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為界、於內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以為好、儻君親之義不存、或

使韓范之說行必無南渡之禍

終宋之世城守無具余靖一言誤之也

臣子之心渝變、當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帝遣使賜元昊詔曰、俯閱來誓、一皆如約、時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言為今之策、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因畫和守戰三策、又言北戎久強、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為之備、禍未可量、夫京師坦而無備、若北戎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直趨澶淵、若京城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而邀之、擊之皆可也、故脩京師、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為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

發明 書元昊遣使來上表，則其歸款之誠，與前上書者異矣。故恕其跋扈不恭之心，而特書遣使，所以嘉其悔過而進之也。雖然元昊之來上表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時方有事於契丹，苟不求和於宋，則南北受敵，自取敗亡耳。故上一札之書，以結中朝之好，殊不知為緩兵之計也。使宋室君臣苟能知此，併力伐之，安有西顧之憂哉。惜乎不足以語此。

六月開寶寺塔火

余靖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宜戒懼以答天意。而聞有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竊恐巧佞之人推為靈異，再圖營造，廣事浮費，以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毀，况藉其福以庇於民哉。

發明 開寶寺塔乃太宗所建，以藏舍利者，其淫名無謂，莫此為甚。歷朝因之而不能毀，深可惜也。大抵天地之間，一義氣之周流，開寶寺塔乃非義之建，非義之建，天必厭之。故一夕大火，焚燒俱盡，豈不快哉。凡人不能毀而天毀之者，此類是也。

以范仲淹為陝西河東宣撫使

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

退

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為已任、與富弼日夜謀慮、與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籍籍、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眾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由是謗毀稍行、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弼與仲淹恐懼不自安、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羅從彥曰、小人之權幸可畏也、以仁宗之英明、急於圖治、而富范等劬於讒間、不果其志、何耶、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與合心同謀、明足以照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斷之、為之不暴而持之以

久、故小人不得措其私、權幸不得搖其成、若慶曆之事、銳之於始、而不究其終、君臣之間、母乃有未至邪

廣義

文正功業不就、豈文正之不幸邪、仁宗之不幸也、使得遂其初志、則宋國不虛、而契丹西夏不足平矣、嗚呼惜哉

京師旱蝗

上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百姓何罪、罹此默禱上帝、願歸咎朕躬、余靖等言災異之來、實由人事闕失、今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伏乞必踐其言、必行其實、專聽斷

主德

攬威權、號令信於人、恩澤及於下、則災異消、和氣應矣。

發明

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

苟能敬天恤民，則旱不為災，蝗不為厲，反是則災異之害民必矣。考之分註，帝苦旱，蝗憂及百姓，默禱上帝，願歸朕躬，庶幾有恐懼修省之心矣。故又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仁宗其近之。

契丹初修國史 ○ 秋七月大封宗室。

先是富弼言：北虜率以近親為名王將相，以治國事，掌兵柄。今歲荆王之薨，識者憂之。臣

國勢

願陛下擇宗室中賢者數人封之。內以藩屏王室，外以威示四夷。時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帝用弼議，封秦王廷美子德文為東平王，潤王元份子允讓為汝南王，燕王德昭孫從藹為穎國公，岐王德芳孫從照為安國公。同時封王公者凡十人。

廣義

封建重事也。趙宋開國至此始封宗室，不亦後乎。孟子曰：堯舜之仁，不徧

愛人，急親賢也。堯舜之知，不徧愛物，急先務也。鄭公有焉。

契丹來告伐夏八月遣右正言余靖報之

契丹主以夏援党項之故，徵諸道兵將討元昊。遣使來告曰：請為中國討賊，慎無與和也。

時朝廷欲加元昊封冊、而契丹之使適至、帝疑契丹與元昊同謀、以見欺、欲調發為備、召羣臣議之、富弼言契丹實有怨于元昊耳、保無他也、余靖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乃命靖致贖禮、且覘其誠否、而留夏國封冊不發、

發明

夷狄雖春秋所賤者、然能盡禮於中國、則未嘗不進之、如書荆人來聘之類是也、契丹惡夏納叛將欲伐之、又恐名義不正、遣人來告、則其尊中國之心可見矣、因其來告遣使報之、宋得體焉、綱目有中國夷狄交予之者、此類是也、

以富弼為河北宣撫使

退

從弼請也、弼及范仲淹既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

許公呂夷簡卒

謚文靖、自莊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獨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幣、大為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于外、時論少之、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故當國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朱熹曰、當許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者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己、必力排之、逮其晚節、知天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

通鑑綱目 卷之五
下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之排去者將起復用是以寧損故怨以為收之桑榆之計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國
家者相去遠矣

發明

夷簡輔相二紀得君專而行政久然其卒也何不具其官而獨存其爵蓋必有說焉自太后臨朝天下無事固其功也及募萬勝之軍加契丹之幣雖偷目前之安大為後日之患况以私忿而譖廢郭后惡直言而黜逐正人則是乏休休有容之量而愧是職亦多矣故削其官此予而未盡予之意也

九月晏殊罷

殊平居好賢及為相務進人材擢歐陽脩等為諫官既而苦其論事煩數或面折之至是脩出為河北都轉運使諫官奏留之殊獨不許孫甫蔡襄因上言殊為李宸妃碑不言生帝又役官兵治儼舍以規利乃降授工部尚書出知穎州殊剛簡清儉博學洽聞文章瞻麗為世推重

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為樞密使
陳執中參知政事

行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執中自知青州召還。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剛復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不幸。帝不聽。諫官論不止。乃命中使賁勅告。即青州賜之。明日諫官上殿。帝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邪。朕已召之矣。乃不敢言。

廣義

分註載仁宗用陳執中之決。則其拒諫不亦甚乎。惡得賢。

契丹伐夏冬十月夏人誘而敗之契丹及夏平

契丹主宗真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弟重元將騎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元昊戰于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遣樞密副使蕭革迓之。而進軍次于河曲。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以待罪。契丹命革詰其納叛背盟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惠以為大軍既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饑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

騎走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若執駙馬
蕭胡覩以去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契丹
亦遣所留夏使還之
契丹主遂引兵還

廣義

觀綱目所書則知契丹可謂勇而無
謀者也而元昊則能勇而能怯者焉
噫二虜桀黠于當時有如此者仁宗雖欲高枕得乎

十一月詔戒朋黨相訐

并戒按察恣為苛刻
及文人肆言行怪者

發明

國有朋黨非美名也揭而書之所以
著慶曆治亂邪正之雜揉耳君臣同

心上下相睦
惡在其有黨

契丹以雲州為西京

雲州即雲中也契丹建為西京大同府於是
契丹境內凡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
百九部族五千二屬國六十東至于海西至
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胸河南至白溝幅員
萬里

十二月冊元昊為夏國主

余靖使還知契丹已與夏和帝乃遣尚書員
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冊元昊為夏國主仍

契丹國勢
如此竭中
國之智勇
猶不足當
之顧使韓
范不得盡
其忠其折
人也宜

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冊籍以錦金塗銀印文曰夏國主印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勅書為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留賣宴坐朶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權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命國子博士高良夫等會夏人畫疆界然朝使往往止留館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

發明

宋以仁義為本而國勢恒病於不振何者以方興之師而不能克久疲之遼以全盛之師而不能制葦爾之夏陵夷而至於宣靖建紹以後浸不足道也豈非

積弱之勢有以致之耶昔孟子告齊宣王曰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是時元昊雖臣而稱帝自若所陷城邑不能復取而反贈以王爵賜以銀絹失策甚矣觀元昊不欲臣宋之意契丹請為討賊之言豈不見譏於夷狄哉或者以元昊小醜不足與按嗚呼義當為而不為則過於弱義不當為而為之則失於強元昊父事宋朝臣事契丹則有輕宋之心在義之所當伐而不可遁者苟行姑息則

是失國之體。驕敵之情。其如國法何哉。此姑息元昊是非之斷也。

知環州种世衡卒

環原之間有明誅滅臧康奴三族最大。其北有二川交通西界。宣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斷其路。命世衡及知原州蔣偕董其事。世衡時知環州。方臥病。檄至。即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世衡善撫士卒。得人死力。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謀某事辭某事者。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而武功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

邊備 餉兵

射乃不復以環為意。及卒。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乙酉 五年春正月罷杜衍范仲淹富弼以賈昌朝

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宋庠叅知政事王貽永為

樞密使吳育龐籍為副使

仲淹弼既出宣撫攻者益眾。二人在朝所為亦稍沮止。衍獨左右之。衍好薦引賢士。而抑僥倖。羣小咸怨。衍婿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循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

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婿，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之。韓琦言于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俱不為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得罪，衍由是不安，求去不許。會諫官錢明逸論仲淹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陳執中復譖衍庇二人，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罷知兗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衍清介有大節，其去也，君子惜之。

發明

禮曰：為人君者，謹其好惡而已矣。其佞耶？雖有譽言而必去，斯得好惡之公也。今杜衍等因羣吠紛紜，同日罷職，然三人素著忠直，仁宗所目擊者，而且信讒擯棄，苟平日所不知者，其能免於黜逐哉？綱目不書杜衍等罷，而書罷，其義可見耳。

廣義

仲淹之服西夏，富弼之使契丹，其豐功偉績，豈惟當時之罕及，亦後世之所難能也。夫何仁宗一聽讒人而遽罷二公耶？况乎二公無罪可徵，特指其與杜祁公為朋比而去之耳。噫！若仁宗者，可謂自壞其萬里長城者也，其不智孰甚焉。

罷磨勘蔭子新法○三月罷樞密副使韓琦

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不能獨居上疏辨析且言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不報初陝西四路總管鄭戩遣靜邊砦主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以爲前此屢困於賊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其役會戩罷而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以張忠代之滬不受代洙乃論裨將狄青往械滬及士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戩論奏不已琦是洙而朝議右戩竟徙洙知慶州釋滬等獄而復洙水洛琦乃請外遂出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脩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

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唯指爲朋黨則可盡逐自古大臣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爲陛下惜之羣邪益忌脩因傳致脩罪左遷知滁州洙博學有識度以爲自唐以來文格卑弱至柳開始爲古文而世未知宗尚乃與穆脩復振起之爲文簡而有法元昊反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爲練習未幾卒

發明 禮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韓琦

憤正人之悉去，救尹洙之直言，諫之不行。琦力請外，仁宗無辨，出知揚州。則於敬大臣之心為益疎矣。涇渭何由而別哉？綱目具官而書罷，所以明其不宜罷也。

廣義 范仲淹富弼韓琦一時罷去，則宋國侮哉！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也。奚足怪哉！

罷科舉新法

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為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

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及詔前所更令，悉罷之。

發明 科舉之法，國之得實才者莫切於此。士之期進用者亦莫切於此。誠治世

之良規，保邦之要法也。自唐以詩賦取士，雖亦求賢之圖，未免浮譁之失。宋去唐未遠，因之不革，猶未盡善。惟范仲淹定以策論，則庶幾有性理之學焉。仲淹去國，朝議罷之，豈不深可嘆哉！上書罷磨勘蔭子新法，此書罷科舉新法，皆惜之之意也。

夏四月朔日食 ○五月夏人歸石元孫

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為國辱，請斬于塞下，以示西人。賈昌朝獨引春秋穀臣知瑩

故事請赦之，因入對，又袖出魏于禁傳以奏曰：前代將臣覆沒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元孫編管全州，子弟嘗授陣亡恩澤者，並追奪之。

發明

元孫之事當以臺諫之言為是，而以宰相之言為非，是時元昊反叛，邊城未復，正宜明君臣之義，辨逆順之理，今石元孫以總管敗沒于賊，不能死義，罪逆當誅，况臺諫論奏，尤為明切，仁宗乃惑賈昌朝之言，從而赦之，是使偷生之徒橫行於天下，而誅亂討逆之法亦不必立矣，故綱目於此書夏人歸石元孫以深貶之，嗚呼！失節之臣，猶且赦之，况下於失節者乎，綱目不書赦免，猶為中國諱之也。

章得象罷

得象在中書，畏遠名勢，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然亦無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論之，得象乃上章求去，遂出知陳州。

廣義

既已罷黜諸賢，則得象之才德，果有出于諸賢之右者哉，罷去宜矣。

以陳執中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吳育參知政事

丁度為樞密副使

未幾執中與賈昌朝言西夏來庭，乞免兼樞密使從之。

冬十月能轉運兼按察使○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富弼

退

撫使富弼

滁州狂人孔直温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時介已死宣徽南院使夏竦言介詐死乃弼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為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兗州訪介存亡杜衍以闔族保介必死提刑呂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始獲免遂罷弼安撫使貶孫復監處州稅介子孫羈管他州

發明

甚矣小人之心至酷而不恕也苟有中傷君子者則必投間抵隙務致傾

陷而後已。是時夏竦深憾石介，詞連富弼，誣以謀通契丹之事，嗚呼弼以赤心報國，帝所深知，安有潛結北虜如夏竦所云哉！苟富弼欲反，曷不於出使之時，迨至今日而復懷疑貳耶！此理甚明，無可疑者，信讒而罷，非其罪矣，故書罷而不去其官。

丙戌 六年春三月朔日食○秋八月以吳育為樞

密副使丁度參知政事

育在政府遇事敢言時知永靜軍何綬疑通判江中立譖已因誣以罪迫令自殺育欲坐綬死賈昌朝不可遂爭議帝前殿中皆失色育論辨不已曰臣所辯者職也顧力不勝願

士氣

罷臣職。知審刑院高若訥附昌朝議，殺竟滅死一等。帝以昌朝故，乃命育與度易位，謂近臣曰：吳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

丁亥 七年春二月大旱，詔求直言。三月賈昌朝、吳

育免。

昌朝育議不協，論者多不直。昌朝時方憫雨，昌朝引漢冊免三公故事，乞罷。御史中丞高若訥上言：大臣喧爭為不肅，故雨不時。若於是昌朝出判大名，育出知許州。

發明

人君所敬者天，所寶者民，不能敬天而災咎之來必矣，不能保民而四海

之叛必矣。古之善治天下者，未始不以敬天勤民為心焉。吳元年六月久旱，我

太祖皇帝曰：減膳素食，宮中皆然。既而大雨，羣臣請復膳，曰：亢陽為災，實吾不德所致。今

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肉食，奚能甘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

謹於修己，誠以愛民。庶可答天之眷。大哉王言，萬世之鑒。仁宗因大旱，詔求直言，其

於敬天勤民之心，誠庶幾矣。宰相所以燮理陰陽，陰陽不和，咎將誰執。故書昌朝、吳

育免於下，以明其可免者也。臣故敢併及之。

以夏竦同平章事，尋改授樞密使。

平德

進

竦制下諫官御史交章言大臣和則政事脩
竦前在關中與首相陳執中論議不合今不
可使共事
故改之

以文彥博參知政事高若訥為樞密副使○帝

禱于西太乙宮是日雨

王德

帝出禱雨于太乙宮日方炎赫
帝却蓋不御及還而雨大浹

發明

春秋書六月雨志喜雨也上書大旱
詔求直言此書帝禱於太乙宮是日
雨則仁宗勤民之心益見矣是日雨者言
天感應之速也是故人君不敬天則已苟

或敬之而天必隨應捷如影響世豈可以
常事忽天變乎直書于冊所以深美之也

冬十一月貝州卒王則據城反以明鎬為河北

安撫使

初涿人王則以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為人牧
羊後隸宣毅軍為小校貝冀俗尚妖幻相與
習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書言釋迦佛衰
謝彌勒佛當持世妖人爭信事之州吏張巒
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正
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以書謁北京留
守賈昌朝事覺被執則故不待期亟以冬至
日反時知州張得一與官屬謁天慶觀則

士氣

能

率其徒劫庫兵，執得一囚之，從通判董元亨索庫鑰，元亨厲聲罵賊，賊遂殺之。又殺司理王獎等，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戰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等，縋城出保南關，入驍健營撫士卒。凡有欲應賊者，京以計盡誅之。由是營兵在外者皆懾服。南關得不陷，則僭稱東平王，建國曰安陽，改元得聖，旗幟號令，率以佛為稱。城以一樓為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為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縋城下者日衆，於是令民伍伍為保，一人縋，餘悉斬。事聞，以知開封府明鎬為體量安撫使，而詔貝州有能獲賊者，授諸衛上將軍，鎬至貝州，民汪文慶等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為內應，夜垂縋以引官軍入城者數百人，賊覺，率眾逆

戰，官軍不利，乃與文慶等復縋而出。

廣義

觀綱目備載王則之事，乃知去淫祠，禁妖術，實理國之要務也。然以一小卒作亂，尚干國慮如此，況其他乎，有國者當知先務云。

太子太傅致仕李迪卒

謚文定

戊八年春正月，以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明鎬

副之，閏月，執王則檻送京師，誅之，以彥博同平

能

章事

鎬以貝州城峻不可攻，乃為距闌，將成，為賊所焚。鎬乃即南城為地道，日攻其北，以牽制之。朝廷以則未下，命彥博宣撫，鎬為之副。夏竦惡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輒從中沮之。彥博既受命，請軍事得專行，許之。彥博至貝，鎬穿道適通，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眾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捨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總管王信追則擒之，餘眾保村舍者皆被焚死。竦復言，所獲恐非真盜，乃詔檻送。則京師磔于市，則據城凡六十六日而敗。改貝州為恩州，張得一以降賊，伏誅。詔以彥博同平章事，加明鎬端明殿學士，封

昌朝為安國公，侍讀學士。楊偕言賊發，昌朝部中至出大臣，乃能平。昌朝為有罪，不當賞聽弗

發明

上書以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下書執王則檻送京師，既見仁宗用人得其宜，又見彥博任事得其當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夏元昊卒

年四十六，子諒祚方期歲，沒藏氏所生也。養于母族訛麗，訛麗因以三大將分治國政。謚元昊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尊沒藏氏為皇太后。○李燾曰：元昊初娶遇乞從女野利氏

生甯令哥特愛之以為太子既而欲為甯令哥納沒移氏為妻見其美自取之甯令哥憤殺元昊不死劓其鼻而去匿訛龐家為訛龐所殺元昊因鼻劓死王侁曰自德明款塞西鄙息肩矣元昊強梁克悍乃謀僭尊以天下之力臨區區一方然未嘗少挫及敗於女色禍發其子彼能叛君而子亦能弑父此天道也

發明

元昊既嘗稱帝今而止斥其名者不而削之者元昊叛逆之賊宋不能討而反冊之非其義矣故不以僭國例待之若生不加誅死不示貶則亂賊何所懲戒哉

衛士作亂伏誅

賢能

挈水剪髮
倉猝應變
如出素定

帝將以閏月望夕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謀為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媪鞠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邪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坐斥事連副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與宦官同毆于禁中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請付外臺窮

治因爭于帝前帝從竦議由是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

三月詔羣臣言時政闕失

帝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時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卽坐以對時陳執中不學少文固辭不對宋庠亦請至中書各議條奏乃聽兩府歸而上之翰林學士張方平方鎖院草制夜半與所條對俱上言汰冗兵退剩員慎磨勘擇將帥四事帝覽奏驚異詰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上備邊恤刑二事又言古今治亂之變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比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內爲言官外爲按察多發人曖昧之事議

論展轉緣飾沾激天下承風靡然一變故將相以至卿大夫士一動一爲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四體爲國立事者哉願陛下深爲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惟審于聽受而已殿中侍御史何郟上言古者人君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盡故內則公卿大夫謀于朝外採百工庶人議于下今國家設侍從之官自學士以至待制皆自文學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才並由此出自頃相承朝廷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自安循默以天下利害之大備言責者惟御史諫官僅十人而欲陛下聰明無所遺政理無所失不可得矣欲乞頒詔告

論兩制臣寮。自今有聞朝政闕失。並許上章論列。欲進用臣寮。取其裨補多者。用爲選首。庶使親侍之臣。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帝嘉納之。

發明

人君有求治之心。則必有求治之事。夫治天下之道無他。其在乎行善政而已。大戴禮曰。政善則民悅。民悅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仁宗幸天章龍圖之閣。以手詔問輔弼御史之臣。皆給筆札。令卽坐對。蓋欲聞時政之闕失。則其求治之心切矣。憂國之心勤矣。宜乎有以享太平之治也。故綱目持書以著其美。

夏四月冊諒祚爲夏國主

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使慰奠。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母族專國。以節鉞啖其三大將。使各有所部分。以披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使冊諒祚爲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

發明

冊諒祚。予之乎。曰非也。是時元昊甫歿。諒祚襁褓。况母族專國。民心遑遑。此正恢復靈夏。削平僭叛之時也。夫何君臣優柔不斷。坐失機會。而爲子孫終身之憂。自是而後。不過踵行故事耳。豈不深可惜哉。特書曰冊。蓋譏之也。

廣義

程琳此舉。乃宋襄陳餘之仁義也。果何益于人國也哉。于時卽當與師問。

罪則夏國立可郡縣矣不此之務而乃為煦煦子子之事此議者所以深惜之也

罷丁度為觀文殿學士以明鎬參知政事

度以與夏竦議事不合求解政事乃置觀文殿學士以授之度性淳質在翰林十五年數論天下事未嘗及私帝雅重之文彥博數推鎬貝州之功且薦其才可大用帝遂以代度

賢 天象 還

五月無雲而震夏竦免以宋庠為樞密使龐籍

參知政事

何郊論竦姦邪不可任樞要會京師一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

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免之乃出知河南

發明

胡氏曰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

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蓋天象之垂戒實人為之所感雲而震乃理之常無雲而震此理之變焉夏竦姦邪致傷和氣免之誠是也故以可免例書雖然仁宗因何郊之言罷夏竦之職庶幾有從善之心曷亦反求諸身而已矣惜乎仁宗徒知責人而不知責已也豈不深可惜哉特書于冊其義自見

六月明鎬卒○河北京東大水○冬十月以美

獨不念擊
水剪髮出
于何人之
謀耶

人張氏爲貴妃

初衛士之變帝以美人有扈蹕功夏竦建議欲尊之同知諫院王贇因言賊本起皇后閣前請究其事冀動搖中宮陰爲美人地上以問御史何郟郟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上以悟事遂寢然美人卒以功進貴妃

發明

張氏一貴妃耳何以書所以譏仁宗偏愛之失也是時河北京東同時大水仁宗未聞有省已責躬之實却乃垂情嬖賤亟立貴妃謂之何哉蓋大水者陰沴婦人者陰類以氣感氣自然之理耳仁宗迷而不悟悲夫識者試觀之綱目之旨思

過半矣

巳丑 皇祐元年春正月朔日食○二月彗星見

發明

仁宗頻年以來災異屢矣上書河北京東大水此書正月朔日食二月彗星見然則大水者陰逆之氣日食者陽道之虧彗星者惡氣所積皆非善變也胡氏有曰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仁宗敬天勤民初無過舉意者宮闈偏寵而金革將興歟不五月而有儂智高之反兵連禍結災不妄作信哉是以人君當克謹天戒不敢縱逸也

賢

能

後之救荒者當以鄭公為則

安民

夏五月加知青州富弼禮部侍郎辭不受

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死者為大冢葬之目曰叢冢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

下傳以為式帝聞遣使褒勞加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

發明

嘗以易謙之彖觀之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

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然則謙之道乃君子之德富弼始終勞謙其志可尚前使契丹有功加官而不受今救荒歉有功加官而固辭誠乃仁人之量君子之心乎後之頗竊寸功矜已誇人者豈不為富弼之罪人哉直書不受深予之也

廣義

富鄭公青州救荒至今膾炙人口况乎以功受賞古今令典鄭公辭而不

受其與鯨官冒進者不啻天淵矣故記其時月而備書之者褒之也

帝幸後苑觀刈麥

主德

帝御寶岐殿觀之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

發明

綱目於兩宋之篇有書觀燈者有書觀芝者皆譏詞也此觀刈麥譏之歟

曰非也觀燈觀芝皆無益之觀玩物喪志不恤國政如春秋書觀魚于棠之類皆譏也人君深居九重羅八珍而列九鼎稼穡之艱漠乎其未聞也是以瓊其宮而瑤其臺丘其糟而池其酒肆欲敗度可勝言哉仁宗之觀刈麥乃敦本之意耳非玩物喪

志之比焉觀其宣諭輔臣之言其務本抑末之心可見耳又豈聞墓間糜者所能彷彿耶故綱目書以著其美

廣義

自古人君未有不以逸欲而亡奢後而敗也觀於煬帝後主可見矣雖以成王之賢而周公尚有無逸之戒况其他乎今仁宗此舉正無逸所謂以勤而居逸者也綱目書此以昭千古之美不亦宜乎

六月以賈昌朝為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

帝以昌朝舊學特置觀文殿大學士以寵之仍兼判尚書都省詔自今非嘗為相者毋得

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一
除後昌朝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入
見召赴邇英閣講乾卦帝曰將相侍講天下
盛事昌朝
頓首謝

退

秋八月陳執中罷

執中居位無所建明但延接卜相術士
言者屢攻之遂以足疾求罷出知陳州

以宋庠同平章事高若訥參知政事龐籍爲樞
密使梁適爲副使

庠初執政遇事輒分別可否及再登用遂浮
沉自安然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
才吾終身
不爲也

汰諸路兵

文彥博龐籍建議省兵衆以爲不可帝以爲
疑彥博籍共奏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
患臣請死之帝意遂決於是簡汰陝西及河
北諸路羸兵爲民者六萬減廩糧之半者二
萬又詔減陝西兵
屯內地以省邊費

九月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寇邕州

儂氏自唐初卽雄於西原世爲廣源州首領
唐末交趾強盛廣源服屬之知儻猶州儂全

福為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冒姓儂氏既壯與其母據儂猶州建國曰大曆交人攻而執之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智高怨交吐乃乘間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因招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內附朝廷不許復奉金函書以請亦不報智高怒與廣州進士黃師密等謀據廣南乃數出敵衣易穀食給言洞中饑饉部落離散知邕州陳瑛信之不設備智高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給衆曰平生積聚今為天火所焚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王否則兵死衆從之遂率衆五千沿江東下攻邕州橫江寨守將張日新等戰死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

智高之詐不惟能愚州守併能愚屬蠻

罷武舉○契丹伐夏夏人襲敗之

契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戰艦糧艘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于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弊耳契丹主既還惠師尚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之惠幾不得脫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

冬十月契丹復伐夏獲諒祚之母于賀蘭以歸

發明

復伐者已甚之辭獲諒祚之母以歸其惡憐矣伐人之國而虜其父母非

至不仁者弗克忍為是時契丹夏人遞相報伐殊無義戰書之于冊足以志犬羊之搏擊耳

庚寅二年春二月夏侵契丹○三月契丹伐夏○

秋九月大享天地于明堂赦

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是歲帝謂輔臣曰今年欲以季秋行大享明堂之禮夫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大慶殿也其以大慶殿為明堂仍詔有司詳定儀注於是新作禮神王製樂八曲九月朝享景靈宮又享太廟乃大享

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儀如園丘大赦百官皆進秩

發明 明堂乃布政之宮非享祭之所蓋郊祀之禮國典攸存而大享天地于明

堂此何禮也凡祭祀常禮則不書此特書之者所以著其失若臣俱罪之也

廣義 仁宗明堂之舉其義得矣然以太祖太宗真宗配者果何見哉必如郊祀

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則庶乎無弊矣

冬十月夏請平于契丹契丹不許

夏兩遣使于契丹乞依舊稱藩契丹主遣北院都監蕭爻括等使夏索党項叛戶夏表契

通鑑綱目 卷之五
丹乞代党項權進馳馬牛羊等物而求唐隆鎮及罷所建城邑契丹主不許安置所獲曩霄妻屬于蘇州

十一月詔外戚母得任二府

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堯佐其伯父也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殿中侍御史唐介與知諫院包拯吳奎等力爭之中丞王舉正又留百官班廷論故有是詔且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

閏月詔太子中舍致仕胡瑗定雅樂

置局于秘閣詔太子中舍致仕胡瑗典作雅樂知制誥王洙言舊樂宮小而商大是臣強君弱之象乃參酌罇鍾特磬制度與瑗等更造鐘磬上之賜名大安之樂其法與李照一律由是黃鍾律短而所奏樂音高又其鐘弁而直聲鬱不發著作佐郎劉義叟曰此謂害金帝將感心腹之疾乎已而果然瑗等既上樂議者以爲鐘磬皆不合古遂復命詳定而當議者各安所習久而不定乃命諸家作鍾律以獻而郊廟仍用舊樂益州鄉貢進士房庶嘗著樂書補亡二卷其說以爲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

辨

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鍾也。蓋漢一為一分者，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黃鍾之長。九寸加為一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製樂已定。故授庶校書郎而遣之。惟集賢校理司馬光不以鎮言為是。數與論難。然世鮮鐘律之學。竟不能決矣。

發明

雅樂未易定。惟能知音律之學者。可定之。宋世三定而迄無成功。羣臣會議而卒無定論。謂之何哉。一書再書。蓋惜之也。

廣義

音律之學自古為難。雖以胡安定司馬光范鎮諸賢尚不能精到。况其他乎。惟季通律呂新書為考亭之所尚焉。

辛卯 三年春正月帝幸魏國大長公主第

公主太宗女。幼不好弄。貌類太宗。下嫁李遵勗。賓客皆一時賢士大夫。每燕集。主必親視。饗餼之節。莊獻太后嘗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太后訪以政事。多語祖宗舊事。以諷遵勗。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往視。不待奏而行。從者纔五六人。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鮮華。嘗燕禁中。帝親為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為此久矣。未幾病目。帝自臨視。親舐

賢

主目左右感泣帝亦悲慟問子孫所欲主曰
豈可以母疾而邀賞邪賚白金三千兩不受
至是以暴疾聞帝促駕往視未至而
主卒乃即主堂易服奠哭謚獻穆

發明

公主太宗之女仁宗之姑考之分注
仁宗奉姑之心可謂至矣因主有疾
親往視之因主病目親為舐之則其篤於
天倫之愛豈不切哉特書于冊蓋美之也

三月宋庠免以劉沆參知政事

時有僞造勅牒者庠弟祁之子與遊事覺包拯等言庠不戢子弟且在政府無所建明庠遂求去出知河南府

夏六月詔州郡勿獻瑞物

知無為軍茹孝標獻芝草帝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草木之異焉足尚哉免孝標罪而戒州郡勿復獻

主德

發明

仁宗踐祚閱三十年觀綱目之所書自災異紛擾之外凡前人宦官女寵奢侈聚斂神仙浮屠之事一毫無有可不謂之賢哉故綱目上書詔外戚母得任二府下書詔州郡勿獻瑞物等事皆所以予之也嗚呼使仁宗有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之德而又有布昭聖武表正萬邦之才豈不為有宋盛德之主惜哉

通鑑綱目

卷之五

宋仁宗皇祚三年

三

續編

廣義 仁宗詔州郡勿復獻瑞其過于真宗遠矣特書于冊豈溢美哉

作隆儒殿○秋八月京東淮浙饑

諫官吳奎言近歲以來水不潤下盜賊橫起皆陰盛所致今內寵驕恣近習回撓夷狄桀驁讒邪交傷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哉且朝廷之過常在乎無事之時因循而不為有事之後顛沛而失錯中外臣寮平時建一策舉一官雖有可取皆抑而不行又從而媒孽謂之生事如兩河盜賊行路之人皆已傳布而大臣不以爲事至執殺官吏然後倉皇移易官守不亦晚乎事將有大于此者幸陛下留意

古今通弊一語道破

發明

禮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以舉樂用是而觀則宋之儲蓄亦歉矣救荒亦疎矣以致京東淮浙同時饑饉豈不深可惜哉是以有國家者要當廣其儲蓄以爲凶年之資勿作無益以耗有用之財則國富而民歸矣反是則民有饑色野有餓莩雖有臺池鳥獸人君豈得而獨樂之哉

冬十月以張堯佐爲宣徽南院使貶殿中侍御

史裏行唐介爲英州別駕文彥博免

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命下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文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闈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弼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而罷彥博知許州吳

奎亦以介黨出知密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然彥博事之有無卒莫能辯王侂曰彥博雖有過宰相也使廷辱宰相而不問則於眷禮大臣之道有所未盡故斥介以慰彥博介雖託臺諫也或偏信大臣而抑臺諫則於聽言之美為有媿故罷彥博而行介之言使之俱無怨焉於乎忘已以用人虛心而從諫後之君人者當以仁宗為法

發明

臣謂王侂氏之論過矣何者人君謹其好惡察其是非勿以私意而廢羣議之公勿以邪謀而妨衆情之正苟或臺諫是而宰相非則納臺諫而黜宰相苟或

宰相是而臺諫非，則納宰相而黜臺諫，此是非之公論也。人臣事君當面折廷爭，宰相非是，廷辱何害？介以直言而貶黜，彥博狗私而免官，是可謂之慰彥博而行介言乎？新序有曰：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愛，能當者處之，故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堯佐以貴妃之弟，而授宣徽之職，彥博以宰相之任，而存阿附之容，羣臣不能言介獨言之。仁宗別當行介之言，賞介之直，罷堯佐宣徽之職，降彥博從官之列，斯得好惡之至公，賞罰之正理。夫何堯佐職任如故，彥博僅克免官，而唐介乃貶英州，奚以見其忘已用人，虛心從諫之實乎？觀綱目之所書，則其義

自見，而王氏之說不攻自破矣。此發明書法之意也。

廣義

富弼有青州之功，尚辭禮部侍郎，堯佐果何人斯，而欲驟除宣徽邪？蓋于時張貴妃寵冠後宮，堯佐其伯父也。仁宗除其官，乃私也，非公也。宜唐子方之力爭焉。然則貶子方而卒除堯佐者，仁宗私勝公微也。書曰：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惡德，仁宗何足以知之。

夏竦卒

賜謚文正，同知禮院司馬光言謚之美者，極于文正。竦何人，乃得此謚？判考功劉敞言謚

夏竦乃與汝南范公同謚，是無

辨也

者有司之事。竦姦邪而謚之，以正不應法且侵臣官，詔更謚文莊。

以龐籍同平章事，高若訥為樞密使，梁適參知

政事，王堯臣為樞密副使。

壬辰 四年夏五月，資政殿學士汝南公范仲淹卒。

贈兵部尚書，謚文正。仲淹為政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羗皆畫像立生祠，其卒也哀號如父。呂中曰：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觀其所學，必忠孝為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仁宗晚年欲大用之，而淹已即世，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歟。

發明 仲淹立心正大，為政忠厚，呂氏中論之詳矣。故卒而特具官爵以予之，然則綱目於夏竦姦邪則削其官，仲淹忠直則具其官，此所以為筆削之權衡是非之明鑑也。

廣義 文正佐宋皆聖賢事業，白壁無瑕者也。故綱目於其卒也備記時月於年之下，不惟書其官而又尊其爵者，美之至也。

儂智高陷邕橫諸州遂圍廣州詔鈐轄陳曙等發兵討之

士氣

智高攻陷邕州執知州陳珙等欲任司戶孔宗旦以事宗旦不屈大罵而死智高卽州建大南國自稱仁惠皇帝收元啓曆置官屬時天下久安廣南州郡無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走遂陷橫貴藤梧康端龔封八州知封州曹覲知康州趙師旦皆戰死智高進圍廣州知州魏瓘力戰禦之知英州蘇緘蒐募壯勇合數千人赴援扼賊歸路得黃師密父斬之以徇而轉運使王罕亦自外至募民兵益脩守備城得不陷事聞命陳曙討之又以余靖爲廣西安撫使同提刑李樞及曙經制賊盜事復以楊旼體量安撫廣南發廣東鈐轄兵赴之

以狄青爲樞密副使

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嘗勅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

學

是自知延州召拜副使臺諫
王舉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

秋七月儂智高陷昭州九月以孫沔為廣南安

撫使。

初以沔知秦州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
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為憂臣觀賊
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既而昭州鈐轄
張忠以敗聞帝乃除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
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適折沔曰毋張皇
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鎮靜邪
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乃與
兵七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

備邊

能

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
疑不敢北侵行至鼎州加廣南安撫使

以狄青為荆湖宣撫使督諸軍討儂智高

智高寇擾口甚嶺外騷動楊畋等久無功帝
以為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
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
狄青上表請行遂以為宣撫使提舉廣南經
制盜賊事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
無以報國願得蕃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
首致闕下帝壯其言時命入內都知任守忠
為青副知諫院李允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
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諫官
韓絳復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

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

廣義 或曰韓絳龐籍之言，果有得失乎？曰有，曰何以言之？曰如絳言，則青不能

立功，如籍言，則青必能立功。籍之見，乃武后去監軍御史之識也，非得而何？絳之見，即仁宗用宦者監軍之左計也，非失而何？大臣謀國而有得失如此，人主奚可不慎其所與哉？

以范祥為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

自復榷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為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

錢幣。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謂兩地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包拯馳視，還言其便。論者猶藉藉，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田况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為轉運使。於是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留權貨物錢幣以實中都，由是黠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

宋仁宗皇祐四年

教

胡翼之教授之盛

學問人每有此病

冬十月以胡瑗為國子監直講。

瑗既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為瑗弟子也時與孫復同為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然二人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

廣義

孫復胡瑗為世通儒至於論見不合而常相避者要亦渣滓之未盡也人

儂智高陷賓州復入于邕

時交趾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許之請于朝狄青奏曰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踐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助兵帝從之

發明

自皇祐元年書智高反至是閱四載其攻略如蹈無人之境守臣戍將非死則逃罔敢與敵於乎以烏合小醜橫行嶺南卒難勦捕宋之武備亦甚疎畧矣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有天下者不可不鑒

廣義

余靖儒者也狄青武人也靖之見不逮于青遠矣青豈武人也哉

有識

兵法

十一月朔日食○十二月狄青勒兵賓州陳曙
兵敗青斬之以徇。

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為。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于崑崙關。段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曙胎。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發明

師之初六爻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然則行師之

道。貴乎正紀律而肅號令。否則未免輿尸之凶也。狄青部分諸將。號令嚴明。陳曙邀功無謀。王師敗績。苟不正法。則軍令不肅。人無鬪志。於是按罪行誅。一軍股栗。攻戰圖取。卒能成功。雖然。青固能執法。蓋亦朝廷委任之專耳。所以任將不可不專。行師不可不肅。綱目不書殺而書斬。蓋予青而罪曙也。

癸巳 五年春正月會靈觀火

發明

人火曰火。歷觀宋之宮觀。非義之建者。未始不為天之所毀。如開寶寺塔。玉清昭應宮。會靈觀。皆毀於烈焰之中。靡有孑遺。是知人為不善。天必厭之。綱目特

書於冊者一以見作非義者之無益一以見逆天道者之有徵也然則人君豈可不脩省以答天變乎合前後書法觀之然後可見綱目垂世立法之意深矣

○狄青夜度崑崙關大敗儂智高于邕州智高走大理廣南平。

青既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測賊覘者還言軍未即進青明日即整兵自將前軍孫沔將次軍余靖爲殿夕次崑崙關黎明整大將旗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右將孫節搏賊死山下賊

兵法

此整暇之師

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橫開合部伍不亂賊不知所爲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賊黨黃師密儂建中等及僞官屬死者百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江口入大理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脇者慰遣之梟師密等于城下斂屍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龐籍之力也又日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詔余靖經制廣西追捕智高而召青沔還朝後二年靖遣都監蕭

高識

注入特磨道、生獲智高母及其弟智光、子繼宗、繼封、又募死士使大理求智高、重譯得至會智高已死於大理、函首至京師、乃誅其母及其弟子、

發明

觀狄青之用兵、可謂好謀而成、出人意料表者矣、夜度崑崙、出賊不意、罪人斯得、廣南悉平、其峻功偉績、爲何如哉、據事直書、深予之也、

廣義

分注載狄青之言、以爲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其心事明白、雖儒者何以過之、噫、青雖起於行伍、而能人之所不能、此其功之所以立也、雖然、向非龐籍之贊襄、必將受制於闍豎矣、况望其能立功哉、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此之謂也、

夏五月、高若訥罷、以狄青爲樞密使、孫沔爲副使、

使

賞平廣南功也、龐籍及臺諫朝士皆論青不可長宥府、帝不聽、

以孫抃爲御史中丞、

韓絳奏、抃非糾繩才、抃卽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

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令視事。未幾，抃舉吳中復為監察御史，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昔人耻為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邪？

秋七月龐籍罷

籍長於吏事，持法深峭，士卒畏服，及為相，聲名減於治郡時。

閏月詔定內侍員

詔自今內侍供奉至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為額，仍詔內侍省都知押班，須年五十以上，歷任無贓私罪者，乃得為之。

八月以陳執中梁適同平章事。○九月夏及契

丹平。○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詔減畿內諸

除縣稅

端明殿學士張方平言：王畿賦歛之重，詔開封府諸縣兩稅於元額減二分，永為定式。

發明

真氏曰：有修德之實心，然後有脩德之實事；有愛民之實心，然後有愛民之實事。未有無是心之實，而能有其事之實者也。上書詔定內侍員，則其革弊之法嚴，此書詔減畿內諸縣稅，則其憂民之心切，豈非脩德愛民之實事乎？一書再書，深

子之耳

午甲 **和** 元年春正月貴妃張氏卒追冊為溫成

退 皇后二月孫沔罷

貴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為郡王世父堯佐至太師嫺戚莫不顯貴然帝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妃嬖幸少比然終不得紊政及卒帝憂悼甚至輒朝七日禁京城舉樂一月追冊為皇后治喪皇儀殿知制誥王洙鈞據非禮陰與內侍石全斌附會欲令孫沔讀冊宰相護葬帝從之沔曰陛下若以臣

沔可謂能守官者矣

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乃知杭州時陳執中為首相奉行唯謹且引洙為負外翰林學士士論由是爭咎執中

發明 觀此則仁宗溺愛之心益著矣張氏以美人進位貴妃已為過寵今卒而

追冊為后失禮甚焉當時宰臣附會無敢可否者獨孫沔力辭讀冊遂求罷政然亦不能辨正是非按諸羣臣則彼善於此耳綱目書沔罷於冊后之下則其因是事而罷從可知矣此事而觀其義自見

廣義 五伯之主尚曰無以妾為妻何中國之主而反以妃為后邪人謂宋朝家

法一迴漢唐觀於此則所謂過者乃稱之過也豈真所謂過人之過者哉此綱目所以不書罷孫沔而書曰孫沔罷者以見罷由於沔而非出於上也沔之剛正豈常人之可及哉

京師疫

內出犀角二令太醫和藥以療民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主德

以田况為樞密副使○三月王貽永罷以王德

用為樞密使

貽永尚真宗女鄭國公主自以祖宗來無外嬖輔政者恒懼寵祿過盛故在樞府十五年能遠權勢帝由是益加尊禮至是以疾罷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邪帝聞之遂拜樞使

夏四月朔日食用牲于社

天象
用牲非禮

發明 春秋莊二十五年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曰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脩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

通鑑綱目

宋仁宗至和元年

年

續編

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魯以諸侯之國，用牲于社，春秋譏之。矧堂堂中國，天子不知脩省，而乃效尤，豈不誠可惜哉！綱目特揭而書之，所以深譏之耳。

○秋七月以程戡參知政事 ○梁適免

適曉暢法令，臨事有膽量，而多挾智數，貪黷怙權，不戢子弟，御史中丞孫抃、御史馬遵、吳中復論之，出知鄭州。

八月以劉沆同平章事，冬十月葬溫成皇后，祔

其主于太廟

劉沆充溫成皇后園陵監護使，既葬，祔廟，賜后閣中金器數百兩，沆力辭，而為其子請試

學士院，遂授館職。

發明

於戲，宋人是舉，可謂徇私滅公，全恩棄禮者矣。蓋名不正，則言不順，張氏

後宮之勝妾，仁宗以溺愛之故，生榮死哀，追冊為后，則亦已矣。祔主太廟，此何禮耶？凡皇后之崩，止書曰葬，而不書祔主，此特書者，所以譏其溺愛不明，違法悖禮之失也。當時羣臣罔敢正名其失者，則其阿諛苟容，亦可見矣。劉沆附會葬事，得授平章，可恥之甚。觀綱目之所書，驗當時之得失，其義可見。

衍聖公之
封始此

通鑑綱目

卷之五

五

乙未

二年春三月改封孔子後世愿為衍聖公

世愿孔子四十七代孫襲封文宣公太常博士祖無擇言祖謚不可加後嗣乃詔改封仍令世襲

廣義

按無擇所言不惟不敢黷先聖而且為先聖衍慶澤矣美號一加而至今作式無擇其有功于聖門也多矣

興

夏四月定差衙前法

初太宗立九等差役法後承平既久姦偽滋生而里正衙前主運官物陪償折耗役為至重民多破產者知并州韓琦請罷其法蔡襄亦為帝言之乃視貲產多寡差排鄉戶衙前置籍分為五則定役輕重而罷里正衙前自是民稍休息

進

以趙抃為殿中侍御史

抃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註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充鞠真卿馬遵吳中復等皆以直言居外歐陽修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眾耳由是充等悉得召還

士氣

通鑑綱目

卷之五 宋仁宗至和二年

五

續編

廣義 人君用骨鯁之臣，朝廷享清平之福。清獻公一言見用，則衆陽並進而羣陰自消，孔子所謂一言興邦，不其諒哉。

六月陳執中免

知諫院范鎮論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會執中嬖妾笞小婢，出外舍死，孫抃趙抃等論之不報。至是以旱錄囚，范鎮言執中爲相不病而家居，陛下欲弭災變，宜速退執中，以快天下之望。今臺臣不以陰陽不和責宰相，而舍大索小，暴揚燕私，若因此爲進退，是因一婢逐一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孫抃復與其屬合班論奏，執中過失，執中竟免。然執中

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

亦難得

進

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

帝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官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彥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矣。

通鑑綱目卷之五 宋仁宗至和二年

續編

廣義 文富二公素望碩德華夷著稱今特舉以為相可謂厭天下之心矣故特

書曰以文彦博富弼同平章事文無美辭而美在其中矣

以張昇為御史中丞

昇指切時政無所避畏帝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下乃孤立耳帝為感動

發明 仁宗以孫抃為御史中丞以趙抃為殿中侍御史以文彦博富弼同平章

事以張昇為御史中丞則是宰相臺諫皆得其人矣綱目備書深予之也

秋八月契丹宗真歿子洪基立

宗真入秋山有疾翌日而殂廟號興宗長子燕趙國王洪基即位以太弟重元為太叔大赦改元清寧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遣使來告哀宗真性佻悅嘗因夜宴自入樂隊又數變服入酒肆寺觀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其臣馬保忠嘗勸以臣下無勲勞宜序進之宗真怫然怒曰若爾則是君不得專豈社稷之福耶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近臣以絕其言

冬十月知辰州宋守信擊下溪蠻不克

通鑑綱目卷之五
下溪州自彭允林至仕義相繼爲刺史五世
矣至是仕義子師寶怨父取其妻來奔辰州
訴仕義嘗殺誓下十三州將奪其印符而并
其地自號如意大王補置官屬將起爲亂知
辰州宋守信聞之乃以師寶爲鄉導師兵數
千深入討伐仕義遁入他洞不可得俘其祭
官軍戰死者十八九守信等皆坐貶
自是蠻獠數入寇掠邊吏不能制矣

發明

不曰討伐而曰擊惡黷武也自是蠻
獠數入寇而邊吏不能制矣擅開邊
釁者果何益乎綱目貴
義不貴功其旨深哉

十二月修六塔河

河入中國行大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爲大患
既出大崇東更平地二千餘里特以隄防爲
之限夏秋霖潦百川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
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棗濱德博懷衛鄭等郡
及開封往往受其害於是詔諸州長吏兼河
隄使防塞之法甚備而決溢之患時有說者
以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水初
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謂之
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隨決隨塞瀕河苦
之至是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
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
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修六塔河以
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翰林學士歐
陽修三上疏力諫其不可行帝不聽

發明

唐憲元和十三年書浚龍首池綱目
 譏之甚矣。驕侈之念未易克也。災異迭見，未果修為，而役民之事已駸駸乎不可遏。獨不思夫廣南盜發，士卒暴露，攻陷城邑，民無寧居，僅克逋誅，未聞撫馭。此正勞心焦思，講求致理之時，豈宜高枕而肆宴安者哉？等而上之，正使外夷臣服，河北克清，四海寧謐，在聖人處此，猶且兢兢業業，圖惟克終，况十僅一二者乎？書修六塔文河，則慶曆之駕已稅於此矣。易曰：其亡其亡，君子得不戒。為仁宗惜之。

丙申 **嘉祐元年春正月帝有疾文彥博等宿衛**

中。二月帝疾瘳。

正月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翌日，文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闈，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劉沆富弼謀，啓醮于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白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邪？因赦死罪以下，令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博不使入。明旦有言禁卒告都虞侯欲為亂，劉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侯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

其此膽略
 復以權變
 行之人情
 所以相安

預知沈必
中傷故為
此着何等
細審

所見者大

通鑑綱目

卷之五

五

靖衆乃請沈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北京留守
賈昌朝素惡富弼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
官二人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
安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治亦繼
隆所教也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
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
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
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
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
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
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
天官定六塔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
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
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塔

在東北非正北也二月帝疾愈御延和殿彥
博等還私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
重衆心乃安已而劉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
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乃解

發明

是時仁宗有疾人心遑遑謀變者衆
苟非文富諸賢宿衛禁中盡心調護

則帝位易矣豈不甚可畏哉故
綱目特表而出之蓋予之也

廣義

仁宗有疾中外疑之况羣邪投間抵
隙者不勝其衆于時若非潞公砥柱
其間則仁宗或不能保厥躬矣易曰
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潞公有焉

閏三月以王堯臣參知政事程戡為樞密副使

通鑑綱目

卷之五

宋仁宗嘉祐元年

五

續編

進
戡以文彥博親
故改授副使

以唐介知諫院

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于帝曰介頃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

夏四月河決六塔流殿中丞李仲昌于英州

李仲昌等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詔三司判官沈立往行視內侍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干犯忌禁且河口乃趙

征林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鋪斲非便詔罷其役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決潰於是流仲昌于英州餘各被謫有差

發明

修六塔仲昌之謀耳今而河決六塔則仲昌不為無罪曷為以無罪例書

然謀之者仲昌主之者富弼况河決亦天變之告戒非人力所能為當恐懼修省以答天變可也夫何君臣之間殊未見更相戒飭之意而徒流仲昌置獄狂豈應變之道哉綱目書流仲昌而不著所坐君臣交罪之也

廣義

六塔之役富鄭公是之文忠公非之至是將四月矣竟無成功而徒損人

退

賢

夫國用者則二公識見亦於是可占矣

五月罷知諫院范鎮

帝性寬仁言事者競為激訐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未嘗言及帝暴疾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廟社稷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玉薨養宗子于宮中

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賢者優其禮秩而試以政事俟有聖嗣復遣還邸章累上不報執政論之曰柰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因復上疏言之愈切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論之曰今間言已入為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當更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

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修、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於是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見聽。

發明

歐陽氏曰：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

姦宄不作，禍亂不生。難言之言，人主當聞。况易言之言乎？蓋建儲國家之大計，不可不早為之定。仁宗春秋鼎盛，儲位久曠，范鎮職當言責，理合備陳。仁宗不聽，則已。罷而黜之，夫豈從善之道哉？故書罷知諫院范鎮，則其以無故而罷諫臣之意可見矣。建儲國之大事也，大事者何大本也，大本不立，則懷奸蓄隱者，誰無覬覦。

廣義

之心哉？范公不顧成敗利鈍而極言其事者，此仁人君子正誼明道而無謀利計功之說也。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范公有焉。

天象

六月大水社稷壇壞詔求直言。

京師自四月大雨，水注安上門，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區。諸路言江河決溢，河北尤甚。至是雨壞太社、太稷壇，詔羣臣實封言闕失，而分遣使賑卹被傷者。

發明

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水壞社稷，其異大矣。人君行逆德者，必致陰沴，仁宗無其逆德，而致陰沴，何蓋太子社稷之本，是時太子未建，社稷未固。

故水壞社稷者得非此之應歟仁宗但能
詔求直言而不能反求諸心則是雖有求
言之名而無求言之實災變何從而弭
哉所謂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信斯言矣

廣義

范鎮諫立儲則凡言之直者無有直
于此也至是又詔求直言是猶舍玉

而求玉也
奚可哉

彗出紫微垣○秋八月朔日食○罷狄青判陳

州以韓琦為樞密使

青在樞府每出入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至
壅馬足不得行又其家數有光怪會大水青

避于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翰林學士
歐陽修言青掌國機密而得軍情非國家之
利知制誥劉敞出知揚州陛辭亦言陛下幸
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然之乃以使相
判陳州

冬十一月王德用罷以賈昌朝為樞密使

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偽善以恩撫下故
多得士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攻戰
而各聞四夷聞閭婦女
小兒亦呼為黑王相公

十二月劉沆免以曾公亮參知政事

退

沈初以附張貴妃得進數為御史論列沈深疾之因上言自慶曆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扶人陰私莫辨之裏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請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帝從之會御史范師道趙抃歲滿求補郡沈引格出之中丞張昇曰天子耳目之官而宰相挾私斥之可乎上疏極言沈遂出知應天沈長於吏事然任數善刺探權近過失陰持之以軒輕取事

以包拯知開封府

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穉婦女亦知其名呼

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丁酉二年春二月祁公杜衍卒

衍臨終作遺疏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謚正獻

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

帝切於求士進士諸科一舉而獲選者至千三百餘人士子習尚險怪奇澁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驅扇浮薄重

實見得是
不為所動
真中流一
柱也

通鑑綱目 卷之五
虧雅俗非取賢斂才備治具之意雖下詔揭
示而士習不改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痛
抑新體凡為時所推譽者皆被黜榜出澆薄
之士俟修晨朝聚譟于馬首街司邏卒不能
禁止然自是場屋
之習遂為之變

三月護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

青為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
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
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數有功
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青獻之以為
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
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卒謚武襄

發明

杜衍卒而不具其官狄青則具其官
豈厚於青而薄於衍乎狗名責實也

然則青衍之優劣判
矣綱目之予奪嚴矣

夏四月幽州地大震

壞城郭覆壓
死者數萬人

發明

自元年至是災異多矣如大水社稷
壇壞彗出紫微垣八月朔日食幽州

地大震綱目備書于冊而宋之君臣殊未
見其修德應天之實而皆視為泛常忽不
之顧可勝惜哉即綱目之所書驗當
時之得失則政治之得失從可知矣

興

秋八月詔諸州置廣惠倉。

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粥之至是韓琦請留勿粥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留田租百石以是為差戶寡而田有餘則粥如舊

廣義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知田與民皆國之所有者韓魏公請置廣惠倉于諸州則是公其人之田而給養其民所謂惠而不費者也易曰弗損益之無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無家魏公其庶幾矣

九月契丹來聘遣翰林學士胡宿報之

初契丹主宗真來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復遣使來求欲成先志帝遣張昇報聘且諭之曰昔文成弟也弟先面兄於禮為順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於是復使其臣蕭扈來致其像宿乃奉御容如契丹契丹主具儀仗迎謁及瞻視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虞候耳

發明

凡夷狄書來聘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契丹之來求御容耳能求御容則是有尊敬中國之心故特進之綱目於契丹侵邊則書入寇於契丹求地則書來

求於契丹求通則書來聘見君子之心樂與人為善因其猾夏則狄之因其慕義則進之其謹華夷之辯嚴內外之防審矣然來而後報禮之宜耳故又書遣報以予之

冬十二月詔間歲一舉士置明經科

進士諸科待試京師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應詔往往沉淪十數年以此毀行干進者不可勝數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咸請易以間歲之法則無滯才之歎薦舉數既減半主司易以詳按得士必精於是下詔間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

前云帝切于求士于此益徵之

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為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未幾以登第者眾驟致顯擢復下詔定其遷次之格以裁抑之

發明

間歲舉士置明經科則仁宗求賢之心可謂切矣人才壘出豈不宐哉特

書于冊蓋予之也

戊戌三年夏六月文彥博賈昌朝罷

彥博以老求罷以使相判河南封潞國公知諫院陳旭等恐昌朝遂代為相乃率僚屬上

進

言昌朝交通女謁建大第別朔客位以待宦者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不治昌朝竟出判許州昌朝在侍從中多得名譽及執政始不為正人所與

以韓琦同平章事宋庠田况為樞密使張昇為

副使

時羣臣皆以建儲為言帝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

進

以包拯為御史中丞

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廣義

嗚呼堯舜以子不肖即傳於賢者正以見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已之所得私也苟不傳賢以定之無乃啓天下後世禍亂之源乎堯舜所以為萬世法者此

通鑑綱目

卷之五 宋仁宗嘉祐三年

三

續編

也仁宗無子而貪戀厥位其私孰甚焉迹其本心是營菟裘者之不若也何足貴哉

秋八月朔日食○王堯臣卒○下溪蠻降

先是彭仕義陳乞內屬帝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視之簡夫度仕義未可專用恩澤誘化至則督諸將進兵築明溪上下二寨據其險要拓取故地五百餘里仕義計窮遂歸連歲所掠甲仗士卒詔辰州還其弩及銅柱自是復通中國然黠鰲益甚

冬閏十二月罷伎吏知州軍提點刑獄

巳亥 四年春正月朔日食用牲于社

知制誥劉敞言社者上公之神羣陰之長故日食則伐鼓于社所以責上公退羣陰今反祠而請之是屈天子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貶重非承天戒尊朝廷之義也

發明

元旦日食非小變也仁宗未聞修已之實而徒用牲于社失禮甚焉夫社

者羣陰之長日食伐鼓所以退羣陰春秋用牲于社君子譏之今反祠而請之則是屈天子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貶重其不可也明矣綱目前書日食而用牲于社此書日食而用牲于社然則當時群臣無敢言其非能言其非者惟劉敞一人而已帝不見聽惜哉

除

二月更權茶法。

自茶爲官權，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尤嚴，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權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富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請于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爲患，園戶輸納，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宐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於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而不給本錢，遂詔弛舊禁，俾通商利，凡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又謂茶戶困於輸錢，良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必致歲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皆請除前令，帝不聽。

注德

夏四月封周世宗後柴詠爲崇義公。

給田十頃以奉周祀，從著作佐郎何鬲請也。

廣義

昔成土封微子於宋，聖人定爲書之一篇，其公平廣大氣象，至今藹然可想。綱目書曰：夏四月封周世宗後柴詠爲崇義公，且給田十頃以奉周祀，則是周成

王復見于宋也。仁宗其賢矣乎。

五月除猜防大臣條約。

前兩制不許至執政私第執政所薦士不得克臺官詔並除之。

秋七月放宮人。

帝以月食幾盡修陰教以應天變。前後出宮女幾五百人。時後宮得幸者十人謂之十閣。而劉氏黃氏在十閣中尤驕恣通請謁御史中丞韓絳密以聞帝曰非卿言朕不知也。當審驗之。遂并出二人。

此主德之大者

發明

月食者陰道之虧。仁宗以月食幾盡修陰教以應天變。前後出宮女幾五百人。則其應天之變為如何哉。大書特書蓋予之也。

田况罷

况寬厚明敏有文武材好論天下事言甚明切以疾罷。

冬十月大裕于太廟

帝將親裕下禮官集議東向之位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請正太祖東向之位而知太常禮院韓維請如故事虛東向之位便時禮官不敢決乃與待制以上及臺諫官同議太祖為

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大裕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已用此禮。詔從之。

十一月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濮王

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知太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薨。謚安懿。以其子宗實育宮中。故卹典有加。

召河南處士邵雍不至

雍河南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勵。寒不爐。暑

教

真隱

學

有得

孝

學

康節易學
得于北海
李之才

不扇。夜不就枕者數年。旣而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初北海李之才受易於河南穆修。修受於种放。而放受之於陳搏。源流最遠。之才攝其城令。雍時居母憂于蘇門山。躬爨以養父。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之才遂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雍由是探賸索隱。妙悟神契。玩心高明。深造曲暢。遂衍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爲市園宅。雍德氣粹然。望之知

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為甚異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留守王拱辰薦雍遺逸授將作主簿後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

發明

書處士予雍也雍躬逢盛世而以孔孟之道自樂於已不以孔孟之道見屈於人誠蠱之上九眾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也迨夫朝廷聘召力辭不就其泥塗軒冕之心著矣若雍者天下豈得而多見哉厥後卒老衡茅終身不仕而其名譽道德推重當時惡在其能仕宦也故書美之

廣義

或曰康節當治朝而召之不至者無乃不可乎曰康節非惡此而逃之也蓋其心樂乎道無得無喪心與道俱知有道之可貴而不知有官爵之可榮也譬猶魚樂乎水鳥欣於木皆出自然非絲勉強然非深于道者孰能與於此哉

庚

五年春正月鑿二股河

自李仲昌貶河事久無議者河北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宜浚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可以紓決溢之患朝廷如其策役三千人幾月而成未幾又併五股河浚之

發明 魯人浚洙春秋譏之古之人君知民為國之本不作無益以勞民而使之

耕食鑿飲無妨農時所以百姓充足倉廩富饒而長享雍熙之治也仁宗敬天勤民之心不為無有然前書修六塔河此書鑿二股河曾謂是役非民力乎蓋由中心無主易於感動云爾民者國之根本斧其根則枝葉豈有不凋瘁者哉此君子所以深為仁宗惜也

夏四月程戡免以孫抃為樞密副使

戡與宋庠不合數爭議於帝前臺諫以為言帝不悅殿中侍御史呂誨復論戡結貴倖以

致位乃免

置寬恤民力司

詔置于三司遣官分路訪寬恤民力事

五月召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

安石臨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携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調知鄞縣通判舒州文彥博為相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歐陽修薦為諫官安石皆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

一時賢者盡為安石所愚知人固不易哉

辨

復言于朝召為羣牧判官改度支判官安石
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
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其大要以
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
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
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
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
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
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
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
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
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
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
悅呂祖謙曰安石變法之蘊亦略見於此書

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寧
世道升降之機識者於此三致意焉

發明

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
見凶羸豕孚蹢躅傳曰一陰始生靜

正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
害於君子則有吉而无凶然其勢不可止
也故以羸豕孚蹢躅曉君子使深為之備
云古之聖人於一陰始生之時其道雖微
其勢必盛故謹微之意至于如此宋自用
安石變更法制毒流四海其禍至于宣靖
而未已然觀其所上之書則其矯世變俗
之志昭然可見雖得遂志於熙豐其進實
基於嘉祐綱目因其召用而特書于冊者
以明小人肇禍之始此正姤之初六羸豕

躄躄之戒耳其謹微之意益深切哉

廣義

朱子綱目載李林甫柔佞多狡深結宦官嬪妃故得居相位今文潞文忠交薦安石之賢則君子反被其賣其奸豈林甫之可及哉書曰召者以見朝廷與一時羣賢皆被其愚又所以著其亂政之漸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始焰焰厥攸灼叙弗其絕詩曰維彼雨雪先集維霰皆安石之謂乎

教

六月契丹新置國子監

契丹主自即位求直言者再復詔設學養士頒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人

此其得主中華之根

歐陽修等上新唐書

先是帝以劉煦等所撰唐史卑弱淺陋命翰林學士歐陽修端明殿學士宋祁刊脩之曾公亮提舉其事十有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事增於前文省於舊修撰紀志表祁撰傳故事每書首止列官尊者一人修以祁為先進且於唐書功多故各著其名以自異

發明

唐書何以曰新考之分注仁宗以劉煦等所撰唐史卑弱淺陋命修等刊脩之故書曰新然事增於前文省於舊積之十有七年而始成蓋亦難矣綱目特書于冊一以美帝之存心古典一以美修等廸君於美也其與上會計錄者豈不大相

懸絕哉

冬十一月宋庠免以曾公亮為樞密使

庠前後所至以慎靜為治然愛信幼子縱其與小人遊殿中侍御史呂誨論庠昏惰乃罷判鄭州

以張昇孫抃參知政事歐陽修陳旭趙槩為樞密副使

辛丑六年春三月起復富弼同平章事弼固辭許

之

弼以母喪去位詔為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且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帝乃許之

發明

起復者乃金革之變禮非治世之常規無金革之變奪人之喪自奪其喪皆非也宋制執事遭喪皆起復則是背禮甚矣仁宗虛位五起而富弼固辭不就君子之存心有異於人信哉特書固辭深予之也

廣義

大抵以道事君不以寵利移易其心者大臣之體也今鄭公以母喪去位

君起之頻公辭之固是誠不以寵利易其
心而深得大臣之體者也綱目紀其年月
而大書于冊者其
垂訓之意至矣

夏四月陳旭罷

知諫院唐介趙抃御史范師道呂誨上疏論
旭陰結宦者故得大用帝曰朕選用執政豈
容內臣預議邪乃兩罷之
旭知定州介等亦外補

以包拯為樞密副使○六月朔日食

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雨羣臣欲
援至和侯稱賀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

進

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為近狹雖京
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為陰
邪所蔽災慝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
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曆官術數不精當
治其罪亦非所以
為賀也帝從之

以司馬光知諫院

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
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
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
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
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復以三劄子上其一
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

進

息之謂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知道該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況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踐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臣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一亦有所未盡歟。臣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善矣。或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其二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

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慎選在位之士而用之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其三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赦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又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重微務實又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今內臣不過去御坐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聽聞恐漏洩機事非便帝皆嘉

納之。詔自今止令御藥侍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

以王安石知制誥

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賫勅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下廁吏置勅於案而去又遣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及徑除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矣

秋八月以曾公亮同平章事張昇為樞密使胡

宿為副使

宿為人清慎忠實臨事不妄發既發亦不可回止其當重任尤能顧惜大體羣臣多務更

張革弊宿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

閏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王介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以直言召人奈何以直弃之乃以人第四等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韓琦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為之詞○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為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遂其意者臣

進

從古小人未有不詐者安石之詐尤深不可測

主德

坡公直言非仁宗不能容便與之相左

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

發明 漢文二年。書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綱目美之。蓋人君之德雖不

一。然敬天聽言。乃其要者。今仁宗乃能詔策賢良方正一舉。而求賢聽言之意。皆在其中。天下之人自是欣躍感戴。革故鼎新。四海皆延。丰采。仁宗之德。不亦善乎。言曰。直言。諫曰極諫。書之。于冊。足為千古之美。

進

以歐陽修參知政事。

時韓琦為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

已用者
以為法

賢

冬十月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固辭不拜。

稱治。修以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

羣臣以儲位未建為憂。言者雖切。而帝未之允。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遽

能

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為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

發明

是時宗實居父濮王之喪仁宗將起為嗣是以命知宗正宗實固辭乞終

喪制則其賢可知矣故書固辭不拜以深予之

廣義

大抵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人君之攝未聞堯舜之無子也特以其不肖而傳之于賢耳今也仁宗春秋既高矣嫡嗣又無矣顧乃栖栖焉不肯建儲者何哉其心以為天意若錫吾胤則日可暝于晏駕之時所謂遺腹之植不猶愈於委裘之朝乎殊不知傳子傳賢皆出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况仁宗既有遘疾之險又有猶子之賢于時不定儲貳可乎此羣賢所以深懼而力請也

壬寅 七年春三月孫抃罷以趙槩參知政事吳奎

為樞密副使○夏四月樞密副使包拯卒

拯性峭直耿介與人不苟合不一毫妄取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干謁一切絕之然惡吏苛刻務敦厚於人未嘗不恕其飲食服用喜儉朴雖貴如布衣時卒贈禮部尚書謚孝肅

發明

包拯峭直耿介公正無私是誠宋室之賢臣也故卒而具官以著其公勤

之績耳

秋八月立宗實為皇子賜名曙九月進封鉅鹿

郡公

宗實既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詔下宗實復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徵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于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宐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

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

冬十月賜諸路錢助糴常平倉。

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內藏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之。

發明

蘇氏曰。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御天下之術。仁宗以常平移用不足以支凶年。復詔出錢諸路助糴。則其勤恤民隱之心可見矣。合前後所書

觀之。則仁宗憂國之誠。而綱目樂予之意。為可見爾。後之治天下者。當鑒於斯。

知府州折繼祖卒

初繼祖欲解去州事。下河東安撫使梁適體量。適言折氏世襲此州。比年監司一以條約繩之。尤為煩密。繼祖不自安。故欲解去。乞慰存之。詔不許。至是卒。以其兄子克柔權領州事。

癸卯 八年春三月帝崩鉅鹿公曙即位尊皇后為

皇太后赦

帝暴疾崩于福寧殿。皇后聞之，悉斂諸門，鑰寘于前。黎明，召皇子入，以遺詔令嗣位。皇子驚，再言曰：「曙不敢為，因反走。」韓琦等共掖留之。四月朔，皇子即位。欲亮陰三年，命琦攝冢宰。宰臣不可，乃止。史臣曰：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有司嘗請以玉清舊址為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燕私常服浣濯，帷辮衾裯多用緇絕，嘗中夜飢，思燒羊，戒勿宣索。曰：「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活千餘人。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况敢濫用刑乎？」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

至德

終宋之世，式微已甚，而忠義接跡，惟其得人心也。

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壅國基者厚矣。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于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呂中曰：「國家之有天下，強不如秦，富不如隋，形勢不如漢，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肇之，太宗真宗培之，至仁宗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畜為富，兵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夫，而以至誠待夷狄，蘇軾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也。」

廣義

大抵文勝乎質，史家之謬，瑜不掩瑕，斯為定論。觀史臣呂氏之言，固足以

賢能

知仁宗之賢然無罪而廢正后飭非而諫
諫官是誰之過與此有識君子所以不滿
于史臣
呂中也

帝有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聽政

帝得暴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
后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宰臣日奏事
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
中外章奏日數十上
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
議之未嘗出已意簡棍曹氏及左
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

發明 太后聽政固非清朝之令典是時英
宗有疾而詔同聽政則非臨朝者比

而矣故書權同聽政以
見非專輒之意也

立皇后高氏

后侍中瓊之曾孫母曹氏太后姊也故少育
于宮中與帝同年生又俱撫育于太后仁宗
嘗曰異日必以為配既長出宮婚于濮
邸封京兆郡君生三子至是冊為皇后

五月以富弼為樞密使○秋七月帝疾瘳

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
多不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內外洵懼
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
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

忠諫入情

復以此聳動之非鄭公無此膽氣

通鑑綱目 卷之五
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且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邪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

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矣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請大安

廣義

書傳曰大臣一身百責攸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甘辛燥溼欲其調劑盤

結紛錯欲其解紆黯闇污濁欲其茹納然則事之震撼擊撞甘辛燥溼黯闇污濁者孰有過于此哉今也韓呂歐陽各奮忠誠幹乾坤于再造復日月于既食非曠度洪量者能如是乎蓋易曰大車以載有攸往無咎其韓呂歐陽之謂乎

契丹耶律重元反兵敗自殺

通鑑綱目

宋仁宗嘉祐八年

八

續編

契丹主尊寵其叔重元，甚至賜以金券免拜不名，而重元陰懷異圖。是月契丹主田于灤水之太子山，重元子楚王涅魯古與樞密同知蕭胡覩等四百人謀作亂，敦睦官使耶律良上變。契丹主召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語之，且急召涅魯古。仁先曰：「此曹凶逆，臣固疑之。」陛下宜謹為備。臣請帥衛士討之。涅魯古聞召，知事洩，遂誘脇弩手軍犯帷殿。契丹主急欲走南院，仁先曰：「陛下若舍扈從而行，賊必躡其後，且南院大王心未可知，乃止。仁先環車為營，折行馬為兵仗。帥官屬近侍三十餘騎陣抵柵外，使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等率宿衛士卒數千人與涅魯古戰。賊衆多降，涅魯古躍馬突出，為近侍渤海阿厮等射

殺之。重元被傷而退，其黨謂胡覩等曰：「行宮無備，宜乘夜劫之。若候明日，外援必至，其誰從我？」胡覩曰：「第圍之，勿令外軍得入，彼何能為？」黎明而發，何遲之有？重元從之，令四面巡警待旦。遂奉重元僭位，以胡覩為樞密使，而率奚人二千薄行宮。會五院部節度蕭塔刺聞召，領兵適至，仁先俟賊氣沮，背營而陣，乘便奮擊，塔刺自外擾之，賊徒大奔，追殺二十餘里。重元走大漠，歎曰：「涅魯古使我至此，乃自殺。」黨與皆伏誅。契丹主執仁先手曰：「平亂皆卿之力也。」加尚父，進封宋王。乙辛等加賞有差。

冬十月葬永昭陵

通鑑綱目

卷之五

三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五



